

yigerende 文化欲望组合
sanxiayousi

胡世全 著 宋华久 摄影

一个人的 三峡幽思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yigerende 文化欲望组合
sanxiayousi

胡世全 著 宋华久摄影

一个人的 三峡幽思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人的三峡幽思/胡世全著;宋华久摄影.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1

(文化欲望组合)

ISBN 7-216-04469-X

I. 一…

II. ①胡…②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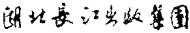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6397 号

· 文化欲望组合 ·

一个人的三峡幽思

胡世全 著 宋华久 摄影

出版发行: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8.125

字数:203 千字

插页:3

版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120

定价:19.00 元

书号:ISBN 7-216-04469-X/I · 398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自序

三峡绝唱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那些特别感动过你，挤压过你灵魂的东西，却找不到适当的语言赞美它，与灵魂相比，语言的确太苍白了。

面对三峡，我就是这种感觉。

虽然住在三峡边城，也曾在西陵峡里当过六年的中学老师，来来往往，进三峡也是多次了。除了汹涌而来的莫名的激动，我常常是无话可说。

从20世纪的80年代中叶，到三峡大坝蓄水前夕，在近二十年里，我十多次独走三峡的全程。促使我做这种选择最初最直接也最表面的原因是三峡工程。20世纪80年代中叶，三峡省的筹建工作闹得沸沸扬扬，作为未来三峡省会的宜昌，更是身处旋涡之中。多少人为之上下奔走，又有多少人为之八方串连。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准精英们，象狼一样地扑向了三峡，扑向了宜昌。那是一个燃烧着激情也澎湃着野心的年代，是一个想象大于现实的年代。玫瑰的色彩笼罩着宜昌也笼罩着三峡。在我工作的三斗坪小镇，连空气中也弥漫着关于三峡工程的种种信息。

就在这种关于三峡的骚动中，当我一次又一次凝视着那绸缎般涌动的江水，凝视着峡江两岸如黛的青山，一种历史的启示敲响了我的心灵——行走并记录三峡，是我今生的宿命。

于是，就在年轻的朋友们奔向城市奔向宜昌寻求自己一方位置

之时，我背起行囊，开始了我的三峡之旅。十多年来，我到过三峡里每一个小镇以及大的自然村，细数过每一处的风景名胜，访谈过形形色色的三峡人，亲身参与了大大小小的民俗活动，倾听过三峡移民心底真实的呼声，实地查看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又翻阅了不少的专家学者、大大小小的文人关于三峡的篇什，忽然就有了写三峡的冲动。这种冲动虽不是与日俱增却也时时盘旋在脑际。但它如飘浮的云彩、春日的煦风，看到了，感觉到了，却抓不住它。

这一切都归咎于我的懒惰和耽溺于现实生活的享受。就在这十多年里，那些从我的口中听到过一些三峡故事的朋友，写出了中篇，写出了长篇也写出了电视剧，而我，却什么也没有写。当然，为自己寻找安慰的理由也是冠冕堂皇的——酿造好酒需要的时间相当长嘛！

20世纪90年代中期，某一个机会迫使我离开了城市的喧嚣，浮华世风的诱惑，躲到峡中一个大有名声却相当安静的小镇时，心中的三峡才澎湃成一种大潮，不可阻挡地卷走了我。三峡，才开始走进我的文字。

我想，也许中国没有一个文化人，比我更了解三峡了。它的昨天和今天，它的民情和风俗，它的历史文化和三峡人艰难的生存状态，以及三峡移民们复杂的心态，一起纠缠着我，让我的灵魂和他们一起饱受煎熬。

回首十多年来写三峡的文字，却是那样少，少得我自己都不敢面对。但可以自慰的是，当那个古老的三峡已经消失，当我的文字成为了它的绝唱，未来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以及民俗学家们，能够从我的文章里，读到他们所需要的字言片语，就足以令我欣慰了。

是为序。

2005/7/20

目录

自序

目

录

一、千古三峡 /1

文人三峡 /2

沧桑大峡谷 /10

雄关吟 /21

走出大三峡 /29

潇洒生死路 /35

神树 /46

三峡里的悬棺 /55

二、西陵情殇 /59

石牌雄风 /60

黄陵庙说书 /67

三斗坪记事 /72

中堡岛的当代传奇 /85

上孝故事 /94

新滩的姐儿泄滩的妹 /100

新滩滑坡 /103

葫芦城：永远的爱与痛 /133

在归州感受文化 /143

一个人和一座城市 /147

三、梦断巫山 /151

当高峡已成平湖 /152



目录

余秋雨的文化口水	/156
楠木园：送给毛主席的橘子	/163
碚石的黄昏	/167
怕见神女	/174
说宁河	/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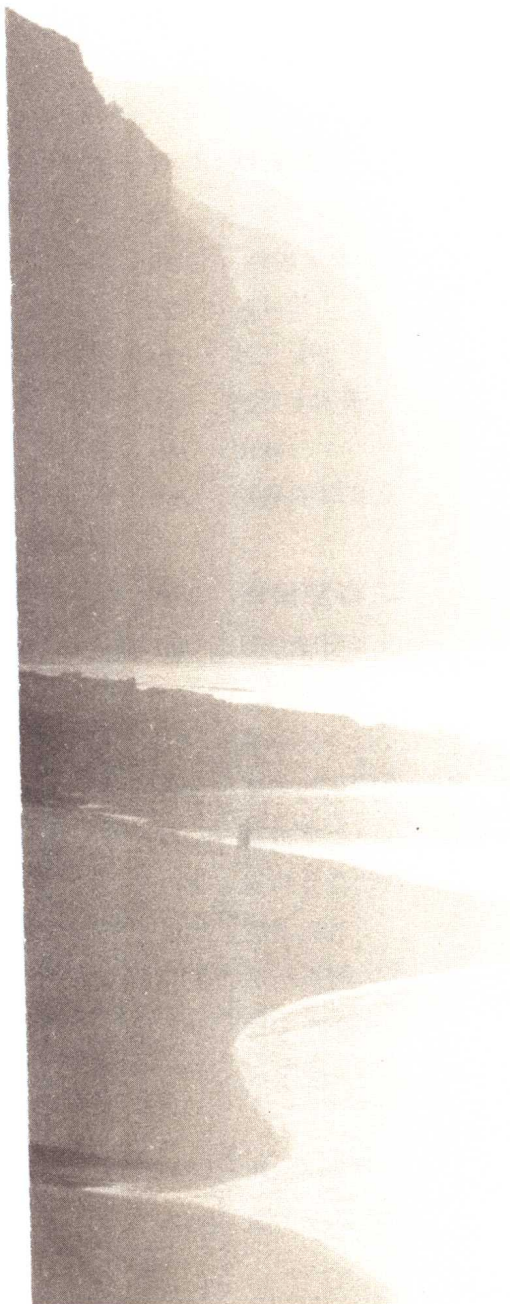
四、瞿塘往事 /189

峡大道上的一个女子	/190
诗城寻找诗人	/195
光棍村调查	/200
良心放中间	/214
怀念	/2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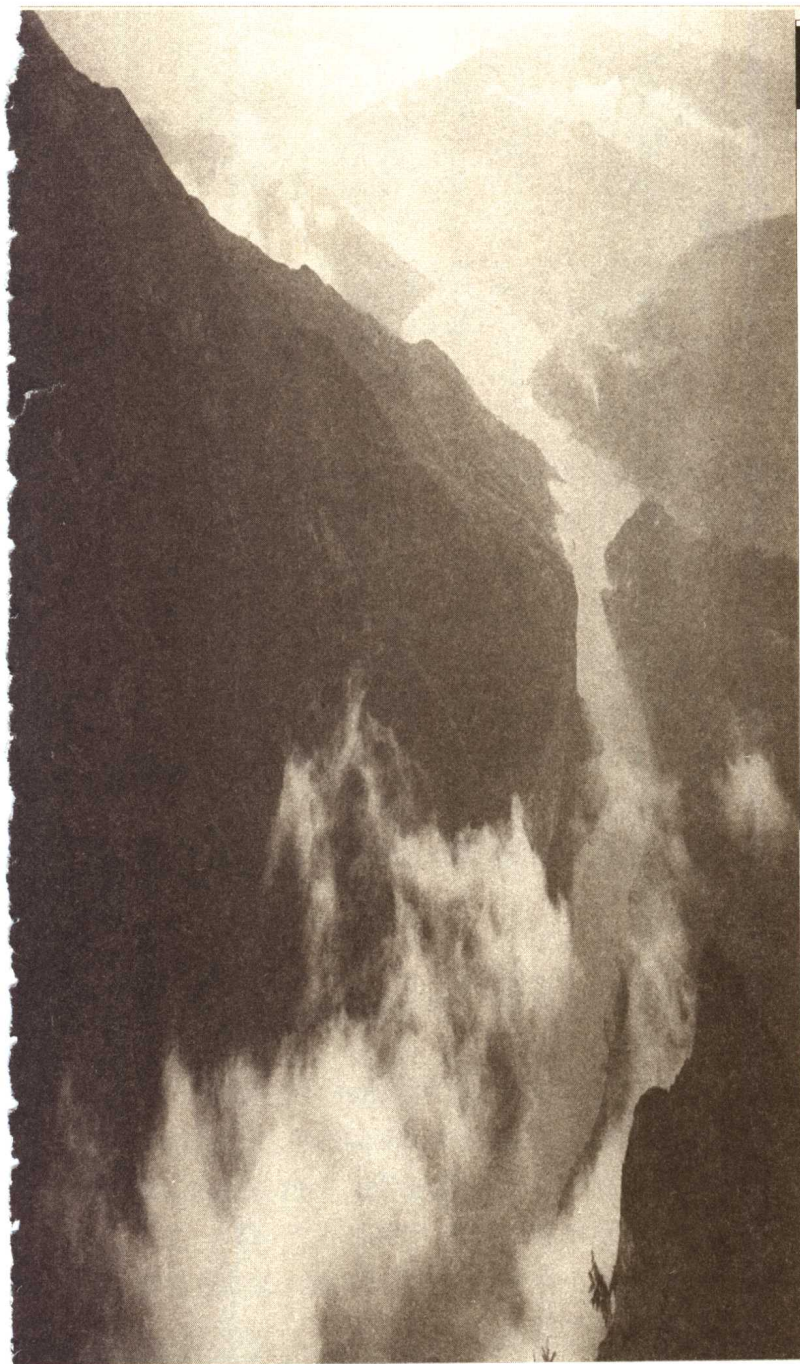
五、三峡边城 /225

温柔之乡	/226
峡口怀古	/232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	/237
潇洒的宜昌人	/239
懒散的宜昌人	/241
宜昌人，敢玩心跳吗	/244
宜昌的麻将	/247
天主堂风情	/249

傲然前行(代跋) /252



一
千古三峽



文人三峡

古老三峡的山水是独特的，独特的山水所构造的世界具有其他山水所不可代替的气势和力度。这种气势和力度吸引了中国历代的大诗人，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激情呼应三峡的山水，吟诗作赋。有人曾专门统计过，在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写三峡的诗篇有2300多首。从屈原始，中经唐代的李杜，及李商隐、李贺，再至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三苏、陆游，再至明清，几乎所有中国的大诗人都用自己的灵魂拥抱过三峡。这些诗篇和特立独行的诗人们一道，组成了特有的三峡文人文化。

三峡文人文化是三峡看不见的风景线，是构成三峡魅力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二千多年前，一个出身低微而且失意的文人面对奇秀的神女峰陷入了沉思。那孤傲的形象触动了他内心隐秘的情感。一个故事，一个愿望，或者说一个传说从他的心中喷涌而出。“妾在巫山之阳，高山之阴，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于是，一个在中国文学上传之久远的意境，一个令不少中国文人想入非非的玫瑰色的幻影——巫山云雨——产生了。

这篇被冠在宋玉名下的《高唐赋》讲述了一个令所有中国文人怦然心动的故事。

一赋既出，注家蜂起。历朝历代的注家们以自己的心境来解说宋玉。有人说，他是以神女自荐于襄王。从他的处境以及他的人生追求来说，他也许会这么做。如果他这么做了，我们也可以理解他。在集权社会里，做一个真正的文人是多么地困难或者说几乎不可能。

宋玉这类出身贫贱但自视甚高，又不得不仰人鼻息的士子们，想讨好君王，对君王的态度是不怨、不恨、不怒（心里头恨恨是可以的）。这比较符合众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他们绝不会像屈原那样，敢怒敢言，刚直不阿。生命只有一次，敢于投汨罗江的，毕竟少而又少。因此，中国多宋玉而少屈原，就不足为怪了。

因为《高唐赋》和《神女赋》，三峡走向了全中国。三峡不再是地域，而成为了一种境界，一种象征。这是宋玉的贡献，至少，是冠在宋玉名下的一份历史的功劳。在我看来，是中国失意文人（绝大多数文人都是失意的）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他们之所以选择三峡作为倾吐的对象，这是因为三峡的底色就是悲怆而且雄奇的。暗合了文人们的心境。

二千多年后，另一个诗人来到了三峡，同样是面对神女峰，她却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美丽的梦留下美丽的忧伤
 人间天上，代代相传
 但是，心
 真能变成石头吗
 沿着江岸
 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
 正煽动新的背叛
 与其在悬岩上展览千年

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

这不是一首普通的爱情诗，它是中国在经历了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后，“人的发现”和“人的觉醒”。诗人不屑用宋玉那样的曲笔去迎合什么人，她只要唱出自己的心声就够了。

这当然是历史的进步。

二

三峡文人文化的起源在屈原。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写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许多不朽的篇章，创造了楚辞这一崭新的诗体，开创了一代诗风。

屈原的《橘颂》就是咏三峡之橘，言自己之志的作品。

橘树是峡江两岸常见的树种，也是当时楚国的社树，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国树。屈原的《橘颂》，通过对橘树高贵品质的咏诵，表现了自己的人格和个性。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无离世俗你能清醒独立，敢于横渡不肯随波逐流。）

其实，古往今来的文人，都是借三峡的山水，来浇自己心中的块垒。

继承了屈原的传统，被后世誉为诗仙的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曾经三次到过三峡。公元758年，58岁的李白因故获罪，被判处长期流放夜郎，他弃妻别子，从浔阳出发，逆江而上，第二次走三峡。

三峡的山水依旧，但诗人的心情却和33年前第一次进峡时大不相同。那时，年轻的诗人为建功立业离乡远去。虽有乡愁淡淡，向上的热情却使眼前的一切充满了诗意。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我们在山影和月光的摇动之中，随诗人西出巴蜀，东下三峡了。三月桃花天，李白过瞿塘，到巫山，弃舟登岸，尽性而游。在巫山峭壁上题诗，豪气干云，乃真情实意。过楚王城，遥望宋玉宅的废墟，虽有一声叹息，多少也有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你看他“高丘怀宋玉，访问一沾裳”，那是一种游客的心态，没有自己的人生感悟。出峡之后，船过夷陵，那“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的景象，才是诗人心中对未来的憧憬。

时过境迁，第二次进峡，却是被贬流放。睹物伤情，诗人凄然泪下了：

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

逆水走三峡，船行极慢，加上老诗人在风烛残年中的无限郁闷，时光就这样拉长了痛苦，折磨着诗人的心灵。

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兹。

巴水忽可尽，青天无到时。

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

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

巴水有尽，青天无时，对前途几近绝望的诗人面对苍老的三峡，只有苍老的感叹。

公元759年秋，刚刚走出三峡正慢慢西上的李白忽然接到了朝廷大赦的诏书。喜出望外的诗人如脱笼之鸟，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穿越三峡。忧愁郁闷转为轻松愉快，诗人返老还童了。新鲜的活力又在诗人的血液中奔涌，不可遏制地唱出了流传千古的绝句：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是三峡给诗人的馈赠，也是诗人给中华民族文化的馈赠。

在三峡里居留时间最长的，要数被后世誉为“诗圣”的杜甫。中原动乱，杜甫率全家进川，在川西居住数年，动乱平息后，杜甫又率全家经三峡东返。由于生活贫困和疾病的折磨，杜甫走到三峡后，一住就是两年。

杜甫在三峡里写了 400 多首诗歌，约占保存下来的杜诗总数的三分之一。三峡的山水和人文景观，在诗人的笔下——幻化成优美的诗句。

在艰难困苦之中，诗人破碎的灵魂只有在诗的王国里才得以安放。杜甫将他晚年炉火纯青的技艺与饱经沧桑的感受溶铸在三峡奇特的山水之中，为我们留下了不朽的诗句：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三

上世纪 50 年代，当代文人刘白羽从重庆顺江而下，走了长江，过了三峡。稍后，他写作了《长江三日》。此文一出，立即享誉中国文坛。成为了中国当代散文的名篇。正是这样的名篇，让我们领略了“文革”前中国散文的文风，让我们检测了“文革”前中国散文的高度。

作者笔下，第一晚，船只破浪前行，电闪雷鸣，江风猎猎。作者于是在胸中洋溢着一种庄严美好的感情，觉得我们的生活是最美好

的生活，而美好的生活是从不断前进中得来的，因而，我们要继续前进。第二日，目睹在汹涌的波涛中领航人指挥若定，从容地驶过险滩恶流，于是，联想到革命的航船和革命的舵手。第三日，作者在船仓中读卢森堡的《狱中书简》，面对美好的河山，缅怀革命先烈，我们美好的生活来之不易啊！“战斗——航进——穿越黑夜走向黎明”，这就是《长江三日》刻意要表达的主题。

面对这样的文字，今天的人们可能会感到过于牵强。可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文风，这就是那个时代文人矫情最为典型的代表作。山水无语，却见证了革命的历程；三峡能言，真要贻笑大方了。

当代诗人郭沫若、陈毅等都到过三峡，他们关于三峡的记录和绝大多数当今文人们一样，基本上是一种游客的心态，一种观赏或者说把玩的趣味。比如陈毅的“三峡天下壮，请君乘船游”，郭沫若的“霞冬天开朝日出，山穷水阔大城浮。”等等，空泛而少有情感的火花，进不了人的内心，打动不了你的灵魂。如果陈毅在“二月逆流”后重走三峡，郭沫若在痛失爱子后再行川江，他们会写出怎样的诗句呢？

长江无语，上帝多情。

另一位大诗人毛泽东也走过三峡，但他没有直接写三峡的诗篇。他曾表示过要在三峡里游泳。若毛泽东这个愿望真的实现了，他就是个现代意义上的行为艺术家了，他用行动写下的诗篇也许是当代诗坛上最为耀眼的明珠了。

和现代人不同的是，古代文人走三峡几乎都是被逼的，穷山恶水只适宜贬官们居住。三峡也就形成了它独有的贬官文化。正因为如此，过去文人关于三峡的篇什，才更为动情，更能写出一种人生的境界。比起现今的文人们，我们的先贤们要深刻得多。因为他们的感悟，都来自灵魂的深处。他们和三峡山水的共鸣，才能响彻历史的长河。

公元1036年，欧阳修因言事被贬为夷陵县令。这位曾是“洛阳花下客”，年仅29岁血气方刚的欧阳公，被贬到穷山恶水，交通不便

的夷陵(今天的宜昌城区),在感叹命运不公,身处江湖之远时,一方面为西陵山水所迷醉,夷陵各处胜景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纵情山水,可以忘忧啊。另一方面又脚踏实地为官,造福一方。一年半的县令生涯对他的人生及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他亲眼目睹了三峡船工和纤夫们的艰辛,主持修“至喜亭”和“至喜堂”,给三峡船工们提供休息及祭拜的场所。川江险恶,船至此(夷陵)而喜吧。也算是执政为民吧。当然,诗人还年轻,对仕途仍然充满了幻想。所以,在留恋西陵山水之时,诗人也时时流露出积极入世的思想。他在诗中说:“安能恋潺溪,俯仰弄云景。”

公元1169年,遭投降派排斥,罢官五年之后的陆游被重新起用,朝廷委派他到夔州当一个小小的通判,于是有了陆游的三峡之行,有了流传至今的优美的游记散文《入蜀记》。

三峡雄奇的山水和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操撞出激情的火花,三峡民众备受煎熬的生活与诗人痛苦的人生经历相吻合。三峡之行改变了陆游的诗风,使他成为杜甫直接的“继承人”。

山势水形,多为散发心中的不平之气。我固执地以为,无边落木和滚滚长江才是构成三峡绚烂的底色。

不论文化是多么地发达,现代建筑的成就如何改变着我们这个地球的面貌,这三峡的底色,却是不应消失的,否则,“现代”因此会变得轻飘。

四

文人在三峡,不仅是咏物言志,也不仅仅是伤春悲愁。三峡丰富的民间文化给了诗人们极其丰厚的营养。三峡地区民间流传着一种特有的民歌,叫“竹枝词”。唐代许多诗人效仿这种体例创作,形成了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的系列。其中,刘禹锡的贡献尤为突出。

公元805年,刘禹锡被贬谪到郎州后,开始接触民歌。鲁迅先

生认为，词、曲本是民间物。一种新的诗歌的兴起和变革，都离不开从民间歌谣中吸取养料。他具体说到：“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之类，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采录和润色之后留传下来的。”刘禹锡也曾谈过自己创作动机和起因。他是在建平（巫山）亲身感受到竹枝词的魅力后，决心学屈原居沅湘之间时学习民歌的作风，将竹枝词溶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刘禹锡写下《竹枝词》九首，都是留传千古的佳句，请看：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创作是离不开生活的，这是一句老话，也是实话。一千多年后，刘禹锡的一个忠实的信徒，一个在川江上行船 20 多年的水手，一个叫鄢国培的作家，从丰富的三峡民间文化和民间传说中汲取了营养，合着翻滚的长江水，写下了长篇传奇《旋流》。

五

随着长江截流及三峡大坝的建成，古老的三峡已经消失了。文人的三峡也将不复存在。那些灿烂的诗句在日益精美的印刷品里苦苦地寻求知音。古老三峡的消失对中国文人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新三峡更像工艺品。山青水静，少了大自然活泼冲动的情趣，对于文人的心灵将是一种可怕的窒息。大大小小的艺术工匠们面对新三峡会发出自己的赞叹，也会有娇情的诗文和绘画作品不断问世。然而，工艺品终不会是一流的艺术。

沧桑大峡谷

三峡是个古老而年轻的大峡谷。

和人类的历史相比，三峡的确古老。据专家们研究，三峡的形成大约在距今 7000 万年左右的一次造山运动中，断裂的峡谷经过长江水经久不息的冲刷而成今天我们见到的模样。到处有遗迹证明三峡地区曾是一片汪洋。我曾在西陵峡中的黄牛山顶见过贝壳的化石。据考古专家黄万波先生告诉我们，巫山龙骨坡和葛洲坝开挖的工地中，曾发现过相似的湖相泥（这种泥只有海底才可能有）。而两地现在的海拔相差近 800 米。

和地球相比，三峡却又无比年轻。因而它的每一段峡谷，每一座山峰，每一块岩石，才充满勃勃生机，它才有夔门那大气不俗的开头，才有一气铺排 200 公里的紧凑而生动的造型，才有南津关那有力的戛然而止的收尾。只有大自然的神笔，才有三峡这长长的画卷。

三峡，又是为了取悦人类而诞生的。它的海拔高度适中，气候温和宜人，雨量充沛，森林茂密，溶洞星罗棋布，是古人类理想的繁衍生息之地。